

一本书

给孩子看看一个可爱的孔子

□ 闫晗

周末,和孩子共读了国学漫画《孔子曰》,两人兴致勃勃地看完,都喜欢上了这个孔子与他可爱的弟子们:仁德的颜回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,雄辩的子贡被称为“瑚琏之器”,白天睡觉的宰予“朽木不可雕”……

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琢老师之前曾多次给中学生讲《论语》,他在序言中写道:“我一直有一个愿望,用一种活泼、鲜亮、青春、有趣的方式,给孩子们展现孔子的生命世界。让孔子走进漫画,要深入理解《论语》,不能在漫画中让夫子变得肤浅。要保证内容的准确,不能在有趣中违背历史的真实。要写出妙趣横生的脚本,尽量表现出孔子的风范。更重要的是,要画出有风采、有魅力,同时又饱含青春气息的孔子和弟子们!”

事实证明,他和他的团队做到了,《孔子曰》风趣幽默,故事性强,无论成年

人还是小学生都能看到喜欢的兴趣点。

对于成年人来说,很多人只是中学时背过《论语》中的个别篇目,并不了解孔子的传奇人生。《孔子曰》里的孔子是生动、鲜活、亲切的,像我们身边可亲可敬的师长。他并没有那么幸运,3岁失去父亲,为了理想一生颠沛流离,又一再痛心心爱的弟子。可他却有着强大的内心,在艰难中一心向学,后来成为老师,“有教无类”不分阶层,让平民子弟也有受教育机会。周游列国更是坎坷,遇到晏子的“毒舌”而不被齐景公重用,他说“人不知而不愠”,依然欣赏晏子;在匡城遭遇险恶被人围住,他没有慌张,其自信来自以传道为己任的使命感;在郑国被人形容“累累如丧家之犬”,孔子笑着说“然哉!然哉!”陈蔡断粮,大家都饿倒了,他说君子在困境中,仍坚守自己的理想,展现了儒家的骨气。他因材施教,鲁莽的子路和畏难的冉有问他同一个问

题,他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——让子路再问问别人,让冉有立刻去做。

我们一直把孔子称为“圣人”,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圣,通也。”圣人最初指的是见多识广、通达事理的人。后来,“圣”被神圣化了,专门指至高无上的人,拥有最高地位的皇帝被称作圣人,道德智慧的楷模也被称作圣人。其实孔子的“圣”不是天生的。鲁国的太宰曾经好奇孔子为什么多才多艺,孔子感慨说:“吾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?不多也。”孔子认为太宰不了解自己,他小时候家里穷苦,才学会了各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本事。君子们是不会有这样多的本领的。这句“多乎哉?不多也”大家或许耳熟能详,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挂在嘴边说茴香豆,只不过孔乙己乱用。

除了漫画故事,《孔子曰》还补充了一些知识点。《论语》里的“学而时习之”,我一直以为是学习要时常温习的意思,

没想到“时”不是“按时”,而是“适时”,在合适的时间,学习合适的内容。根据《礼记》的记载,学习的“时”是这样的:春天生机勃勃,学习《诗》;夏天热烈奔放,学习乐;秋天沉静肃杀,学习《书》;冬天寒冷收敛,学习礼。要遵循个体的成长规律,根据大自然的节律,按照不同的季节特点,一天内也要根据早晚时间不同,合理安排学习。这样才是“学而时习之”的真谛!这样的学习才能“不亦说乎”!

跟小朋友讨论了好几天孔子,对于小孩子来讲,启蒙最好的方式是不知不觉喜欢上历史人物和故事。

日剧《龙樱》里有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,老师们为了让落后的学生提高成绩,首先要做的是提起学习兴趣,不再畏难。如果看漫画能掌握历史知识,未必比死记硬背课本差。今后在课本上看到一个老朋友上线,也会倍感亲切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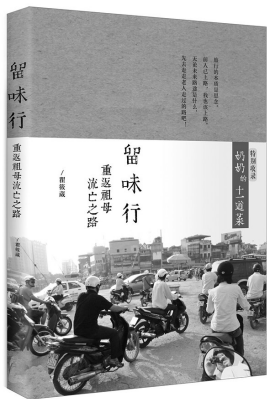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

奶奶到台湾后身旁惟一的上海人是我爷爷,在他五十年代过世之后,她也鲜少有说上海话的机会了。她快八十岁时搬到新的公寓,楼上住了一位罗奶奶是上海人,奶奶偶尔会端着刚煮好的红烧肉去串串门子,像个同乡的姐姐。她们有新朋友的客气,讲起上海母语来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感。

一直以为,奶奶的“乡音”就是上海话,很久以后才知道家里长辈没有一位会说上海话,最多就是把“你”改成“侬”,胡乱说一通而已。

我的父辈们说的是四川话。小时候我们只要听到他们讲话并不是用国语,而是用那种腔调,就知道大人们不是特别开心,就是特别不开心。两种有别平常的情绪,好像要用这种腔调才能表达真切一样。

当我人到了云贵川,耳朵突然尖



乡音

□ 瞿筱葳

了。这一带人说的话又耳熟起来。爷爷奶奶结婚后在成都附近住了几年,没有讲得很清楚是哪里,我决定在此多待几日到处晃晃。人在成都时刚好小叔有事来到成都,我们相约见面。

小叔是奶奶四十岁时生的小儿子,跟我只差了十几岁,是奶奶最疼爱的么子。奶奶回到上海,得知她的母亲活到了一百多岁,几年前才走,亲戚们带着奶奶去上香,大伙还没走到坟前,七十几岁的老太太一个箭步往前跪下痛哭,“女儿回来晚了一步”。这些场景都是小叔告诉的。我无法想像用上海的吴侬软语说出口是什么滋味。

小叔年纪虽然夹在两代之中,他的声腔还是标记了世代差异。他也跟爸爸们说同样的四川话。小叔说了一辈子川音,却是头一回踏上川地。小叔告诉四川友人在台湾家里也说“四川话”,立即讲了两句给对方听。正宗川人一听,乐不可支,说道:“你这不是四川口音,是云南口音。”小叔一愣,他说了一辈子的“乡音”,却从来不知道此乡为何乡,并非他父亲的故乡,也非母亲故乡。

当年在四川待了八年的这群外省下江人,学到的方言也许并非四川话,就自然而然地用这口音彼此沟通,也继续传给了下一代。这群“下江人”一路沿着大江东流出了海口,到了台湾,继续当“外省人”。刚开始这些上海人也不会讲四川话,八年过去逐渐也就讲顺了。到了台湾,奶奶却发现闽南话跟上海话也有共通之处,她在台北菜市场用她的上海腔普通话混着闽南话,跟菜贩们一聊也是三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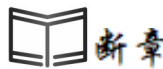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留味行》上海人民出版社)

荐书台

《记得当时年纪小》



这套书收入艺术家蔡皋创作20年、首次公开出版的6种经折装绘本。这些作品,是蔡皋奶奶的生活瞬间,蕴含了纯粹的民间题材,记录着美好的童年岁月。有故事,有歌谣,有无字书,她把童年、把民间、把歌谣,把故事画给孩子,也画给有童心的大人。



假如旅行包含着一个基本诉求,这个诉求就是寻找意外。发现一件未曾预料的事,可能会影响一生。以下是在旅行中经历的三次顿悟,让我难以忘怀,正因为此,它们一直都在指引着我。

一

我在巴勒莫,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张去纽约的“弗雷德里卡皇后”号的船票。那是1963年9月,我即将加入和平队,受训去非洲任职。启程的当晚,意大利友人为我办了个欢送会,聚会进行了很久,等我们抵达港口时,一支西西里乐队正在演奏《起锚歌》,“弗雷德里卡皇后”号刚离开码头。那一刻,我的心跌到了谷底。

我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机票,让我可以第二天在那儿赶上那艘船。就在登机前,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说我没有交离境税。我告诉他我没钱。我身后一位穿着棕色西装、戴着一顶棕色博尔萨利诺帽的男子说:“给。你

是不是需要钱?”说着,递给我二十美元。

问题解决。我说:“我要把钱还给你。”

那位男子耸耸肩。他说:“我们说不定会再见的。这个世界很小。”

二

1970年8月,我连续三天待在“根地咬”号内燃机船上,那是一艘小货轮,从新加坡开往北婆罗洲。我打算去那儿攀登京那巴鲁山。上船后,我看书、打牌,天天是同样的牌局,牌友是一位马来种植园主和一位带着两个孩子旅行的欧亚混血妇女。那艘船有一块露天的统舱甲板,约有一百名乘客睡在那儿的吊床上。

当时是雨季。我骂骂那雨、炎热的

天气,还有滑稽可笑的纸牌戏。一天,那位马来人说:“昨晚,我一名雇工的妻子生了个小孩。”他解释,割胶工坐的是统舱,有些人带着妻子。

我说我想见见那个婴儿。他带我到下层甲板,看到那个新生儿和那对春风满面的父母。这件事扭转了这趟旅程。由于那个婴儿在船上出生,我对一切有了改观,雨、炎热的天气、其他人,甚至那些纸牌戏和我在读的书,都变得意义不同。

三

环绕圣戴维岬角的威尔士海岸有着非常湍急的洋流和说起就起的雾。我们一行四人划着皮划艇,出海去拉姆西岛。回程时,我们不知不觉被浓雾包围,

看不见陆地。逆流和漩涡使得我们原地打转。

“哪儿是北?”我问拿着指南针的那个人。

“那边。”他说,轻轻拍拍指南针。接着他又猛敲了一下指南针,说:“那边。”然后继续更用力地击打,最后他说:“我不知道,这玩意儿坏了。”

天色渐暗,寒冷的四月天,除了圣乔治海峡黑黝黝的海水,什么也看不见。寒冷和疲惫仿佛死亡的不祥预兆。我深以为我们无望在那晚回到岸上,也许永远回不去。我心想,这就是走向死亡的感觉。

我极目远眺,看到一点东西,一片高高的云闪过我的眼前,像是一个岬角。我更努力地张望,祈祷那是陆地,果然,那片云凝固成一块颜色暗沉的大礁石。我尖叫,我们如获重生般向岸边划去。

(摘自《旅行之道:来自路上的启示》广西师范大学2020年出版 张芸/译)